

#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

魯迅



# 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

魯迅

今代圖書公司出版

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

魯迅著

\*

今代圖書公司出版

香港電氣道一三五號十二樓

嶺南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

\*

香港・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

1965年5月版

[ No. 3966 ]

精裝本定價 H.K. ~~4.00~~

1000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講 | 从神話到神仙傳·····     | 2  |
| 第二講 | 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·····   | 7  |
| 第三講 | 唐之傳奇文·····       | 13 |
| 第四講 | 宋人之“說話”及其影响····· | 19 |
| 第五講 | 明小說之兩大主潮·····    | 27 |
| 第六講 | 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·····  | 33 |

# 中国小說的历史的变迁

我所講的是中国小說的历史的变迁。許多历史家說，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，那么，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。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，却有兩種很特別的現象：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，即是反复；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廢去，即是羣杂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？那也不然，只是比較的慢，使我們性急的人，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。文艺，文艺之一的小說，自然也如此。例如虽至今日，而許多作品里面，唐宋的，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。今天所講，就想不理會这些糟粕——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——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  
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綫索来，一共分为六講。

## 第一講 从神話到神仙傳

考小說之名，最古是見于庄子所說的“飾小說以干县令”。“县”是高，言高名；“令”是美，言美譽。但这是指他所謂瑣屑之言，不关道术的而說，和后来所謂的小說并不同。因为如孔子，楊子，墨子各家的学說，从庄子看来，都可以謂之小說；反之，別家对庄子，也可称他的著作作为小說。至于《汉書》《艺文志》上說：“小說者，街談巷語之說也。”这才近似現在的所謂小說了，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談的小話，借以考察国之民情，風俗而已，并無現在所謂小說之价值。

小說是如何起源的呢？据《汉書》《艺文志》上說：“小說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。”稗官采集小說的有無，是另一問題；即使真有，也不过是小說書之起源，不是小說之起源。至于現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，却多認小說起源于神話。因为原始民族，穴居野处，見天地万物，变化不常——如風，雨，地震等——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，很为惊怪，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，因之拟名为神；并想象神的生活，动作，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說，这便成功了“神話”。从神話演进，故事渐近于人性，出現的大抵是“半

神”，如說古來建大功的英雄，其才能在凡人以上，由于天授的就是。例如簡狄吞燕卵而生商，尧时“十日并出”，尧使羿射之的話，都是和凡人不同的。这些口傳，今人謂之“傳說”。由此再演进，則正事归为史；逸史即变为小說了。

我想，在文艺作品發生的次序中，恐怕是詩歌在先，小說在后的。詩歌起于劳动和宗教。其一，因劳动时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唱歌，可以忘却劳苦，所以从單純的呼叫發展开去，直到發揮自己的心意和感情，并偕有自然的韵調；其二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，漸因畏惧而生敬仰，于是歌頌其威灵，贊嘆其功烈，也就成了詩歌的起源。至于小說，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。人在劳动时，既用歌吟以自娛，借它忘却劳苦了，則到休息时，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閑暇。这种事情，就是彼此談論故事，而这談論故事，正就是小說的起源。——所以詩歌是韵文，从劳动时發生的；小說是散文，从休息时發生的。

但在古代，不問小說或詩歌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話。印度，埃及，希腊都如此，中国亦然。只是中国并無含有神話的大著作；其零星的神話，現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書的。我們要寻求，只可从古書上得到一点，而这种古書最重要的，便推《山海經》。不过这書也是無系統的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和后来有关系的記述，有西王母的故事，現在举一条出来：

“玉山，是西王母所居也。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

尾虎齿而善嘯，蓬髮戴胜，是司天之厉及五殘。”

如此之类还不少。这个古典，一直流行到唐朝，才被驪山老母夺了位置去。此外还有一种《穆天子傳》，講的是周穆王駕八駿西征的故事，是汲冢古冢中杂書之一篇。——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話材料很少，所有者，只是些断片的，沒有长篇的，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，是本来的少有。我們在此要推求其原因，我以为最要的有两种：

一、太劳苦 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黃河流域，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，为謀生起見，生活非常勤苦，因之重实际，輕玄想，故神話就不能發达以及流傳下来。劳动虽說是發生文艺的一个源头，但也有条件：就是要不过度。劳逸均适，或者小觉劳苦，才能發生种种的詩歌，略有余暇，就講小說。假使劳动太多，休息时少，沒有恢复疲劳的余裕，则眠食尙且不暇，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。

二、易于忘却 因为中国古时天神，地祇，人，鬼，往往糅杂，則原始的信仰存于傳說者，日出不穷，于是旧者僵死，后人無从而知。如神荼，郁垒，为古之大神，傳說上是手执一种葦索，以縛虎，且御凶魅的，所以古代將他們当作門神。但到后来又將門神改为秦琼，尉迟敬德，并引說种种事实，以为佐証，于是后人单知道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門神，而不复知神荼，郁垒，更不消說造作他們的故事了。此外这样的还很多。

中国的神話既沒有什么长篇的，現在我們就再来看《汉書》《艺文志》上所载的小說：《汉書》《艺文志》上所载的許多



小說目錄，現在一樣都沒有了，但只有些遺文，還可以看到。如《大戴禮》《保傅篇》中所引《青史子》說：

“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，學小藝焉，履小節焉；束髮而就大學，學大藝焉，履大節焉。居則習禮文，行則鳴珮玉，升車則聞和鸞之聲，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。……”

《青史子》這種話，就是古代的小說；但就我們看去，同《禮記》所說是一樣的，不知何以當作小說？或者因其中還有許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。至於現在所有的所謂漢代小說，却有稱東方朔所做的兩種：一、《神異經》；二、《十洲記》。班固做的，也有兩種：一、《漢武故事》；二、《漢武帝內傳》。此外還有郭憲做的《洞冥記》，劉歆做的《西京雜記》。《神異經》的文章，是仿《山海經》的，其中所說的多怪誕之事。現在舉一條出來：

“西南荒山中出訛獸，其狀若菟，人面能言，常欺人，言東而西，言惡而善。其肉美，食之，言不真矣。”（《西南荒經》）

《十洲記》是記漢武帝聞十洲于西王母之事，也仿《山海經》的，不過比較《神異經》稍微莊重些。《漢武故事》和《漢武帝內傳》，都是記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。《洞冥記》是說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的事情。《西京雜記》則雜記人間瑣事。然而《神異經》，《十洲記》，為《漢書》《藝文志》上所不載，可知不是東方朔做的，乃是後人假造的。《漢武故事》，《漢武帝內傳》則與班固別的文章，筆調不類，且中間夾雜佛

家語——彼時佛教尙不盛行，且漢人從來不喜說佛語——可知也是假的。至于《洞冥記》，《西京雜記》又已經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。——所以上舉的六種小說，全是假的。惟此外有劉向的《列仙傳》，是真的。晉的葛洪又作《神仙傳》，唐宋更多，于後來的思想及小說，很有影響。但劉向的《列仙傳》，在當時並非有意作小說，乃是當作真實事情做的，不過我們以現在的眼光看去，只可作小說觀而已。《列仙傳》，《神仙傳》中片斷的神話，到現在還多拿它做兒童讀物的材料。現在常有一問題發生：即此種神話，可否拿它做兒童的讀物？我們順便也說一說。在反對一方面的人說：以這種神話教兒童，只能養成迷信，是非常有害的；而贊成一方面的人說：以這種神話教兒童，正合兒童的天性，很感興趣，沒有什麼害處的。在我以為這要看社會上教育的狀況怎樣，如果兒童能繼續更受良好的教育，則將來一學科學，自然會明白，不至迷信，所以當然沒有害的；但如果兒童不能繼續受稍深的教育，學識不再進步，則在幼小時所教的神話，將永信以為真，所以也許是有害的。

## 第二講 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

上次講過：一、神話是文藝的萌芽。二、中國的神話很少。三、所有的神話，沒有長篇的。四、《漢書》《藝文志》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。五、現存漢人的小說，多是假的。現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？中國本來信鬼神的，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，因欲人與鬼神交通，於是乎就有巫出來。巫到後來分為兩派：一為方士；一仍為巫。巫多說鬼，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，秦漢以來，其風日盛，到六朝並沒有息，所以志怪之書特多，象《博物志》上說：

“燕太子丹質于秦，……欲歸，請于秦王。王不聽，謬言曰，‘令烏頭白，馬生角，乃可。’丹仰而嘆，烏即頭白，俯而嗟，馬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……”

（卷八《史補》）

這全是怪誕之說，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。再如劉敬叔的《異苑》上說：

“義熙中，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，而拂拭異常，共伺察之，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，乃取而焚之，婢即平復。”（卷八）

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，都可成妖怪，這正就是巫底思

想，即所謂“万有神教”。此种思想，到了現在，依然留存，象：常見在树上挂着“有求必应”的匾，便足以証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，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。其实这种思想，本来是無論何国，古时候都有的，不过后来漸漸地沒有罢了，但中国还很盛。

六朝志怪的小說，除上举《博物志》、《异苑》而外，还有干宝的《搜神記》，陶潜的《搜神后記》。但《搜神記》多已佚失，現在所存的，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，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，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。至于《搜神后記》，亦記灵异变化之事，但陶潜曠达，未必作此，大約也是別人的托名。

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达的，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。因为晋，宋，齐，梁四朝，佛教大行，当时所譯的佛經很多，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談也杂出，所以当时合中，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說里，使它更加發达起来，如陽羨鵝籠的故事，就是：

“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，遇一書生，……臥路側，云脚痛，求寄鵝籠中。彥以为戏言，書生便入籠，……宛然与双鵝并坐，鵝亦不惊。彥負籠而去，都不覺重。前行息树下，書生乃出籠謂彥曰：‘欲为君薄設。’彥曰：‘善。’乃口中吐出一銅盃子，中具肴饌。……酒数行，謂彥曰：‘向将一妇人自随，今欲暫邀之。’……又于口中吐一女子，……共坐宴。俄而書生醉臥，此女謂彥曰：‘……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，……暫喚之……’

……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……”

此种思想，不是中国所故有的，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。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，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。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，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，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。

六朝时志怪的小说，既如上述，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。六朝志人的小说，也非常简单，同志怪的差不多，这有宋刘义庆做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可以做代表。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：

“阮光祿在剡，曾有好車，借者無不皆給。有人葬母，意欲借而不敢言。阮后聞之，嘆曰：‘吾有車而使我不敢借，何以車为？’遂焚之。”（卷上《德行篇》）

“刘伶恒縱酒放达，或脫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見譏之，伶曰：‘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幃衣，諸君何为入我幃中？’”（卷下《任誕篇》）

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。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，阮光祿之燒車，刘伶之放达，是覺得有些奇怪的，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，因为那时所貴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談。这种清談，本从汉之清議而来。汉末政治黑暗，一般名士議論政事，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，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視，漸漸被害，如孔融，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，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，就不敢再議論政事，而一变为专談玄理；清議而不談政事，这就成了所谓清談了。但这种清談的名士，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，若不能玄談的，

好似不够名士底資格；而《世說》這部書，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。

前乎《世說》尚有《語林》，《郭子》，不過現在都沒有了。而《世說》乃是纂輯自后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。後來有劉孝標給《世說》作注，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餘種，而今又不多存在了；所以後人對於《世說》看得更貴重，到現在還很通行。

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《笑林》，也比《世說》早。它的文章，較《世說》質樸些，現在也沒有了，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，還可以看見一點，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：

“甲父母在，出學三年而歸，舅氏問其學何所得，并序別父久。乃答曰：‘渭陽之思，過於秦康。’（秦康父母已死）既而父數之，‘爾學奚益。’答曰：‘少失過庭之訓，故學無益。’”（《廣記》二百六十二）

就此可知《笑林》中所說，大概不外詼諧之談。

上舉《笑林》，《世說》兩種書，到後來都沒有什麼發達，因為只有模仿，沒有發展。如社會上最通行的《笑林廣記》，當然是《笑林》的支派，但是《笑林》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；而到了《笑林廣記》，則落于形体上的滑稽，專以鄙言就形体上謔人，涉于輕薄，所以滑稽的趣味，就降低多了。至于《世說》，後來模仿的更多，從劉孝標的《續世說》——見《唐志》——一直到清之王昶所做的《今世說》，現在易宗夔所做的《新世說》等，都是仿《世說》的書。但是晉朝和現

代社会底情状，完全不同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，是很可笑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，四海騷然，人多抱厭世主义；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，皆講超脫現世，晋人先受其影响，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，想飞升，所以喜服药；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，不問世事，所以好飲酒。服药者——晋人所服之药，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，是用五种石料做的，其性燥烈——身上常發炎，适于穿旧衣——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膚——又常不洗，蝨子生得極多，所以說：“捫蝨而談。”飲酒者，放浪形骸之外，醉生梦死。——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。而生在現代底人，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，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，豈非笑話？

我在上面說過：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，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，是一样的，統当作事实；所以《旧唐書》《艺文志》，把那种志怪的書，并不放在小说里，而归入历史的傳記一类，一直到了宋欧陽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。可是志人底一部，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，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；象当时乡間学者想要成名，他們必須去找名士，这在晋朝，就得去拜訪王导，謝安一流人物，正所謂“一登龙門，則身价十倍”。但要和这流名士談話，必須要能够合他們的脾胃，而要合他們的脾胃，則非看《世說》，《語林》这一类的書不可。例如：当时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，夷甫問老庄之异同，宣子答說：“将毋同。”夷甫就非常佩服他，給他官做，即世所謂“三語掾”。但“将毋同”三字，究

竟怎样講？有人說是“殆不同”的意思；有人說是“豈不同”的意思——总之是一种两可、飄渺恍惚之談罢了。要学这一种飄渺之談，就非看《世說》不可。



### 第三講 唐之傳奇文

小說到了唐時，却起了一個大變遷。我前次說過：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底文章，都很簡短，而且當作記事實；及到唐時，則為有意識的作小說，這在小說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。而且文章很長，并能描寫得曲折，和前之簡古的文体，大不相同了，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進步。但那時作古文底人，見了很不滿意，叫它做“傳奇體”。“傳奇”二字，當時實是訾貶的意思，并非現代人意中的所謂“傳奇”。可是這種傳奇小說，現在多沒有了，只有宋初底《太平廣記》——這書可算是小說的大類書，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說而成的——我們于其中還可以看見唐時傳奇小說底大概；唐之初年，有王度做的《古鏡記》，是自述得一神鏡底異事，文章雖很長，但僅綴許多異事而成，還不脫六朝志怪底流風。此外又有無名氏做的《白猿傳》，說的是梁將歐陽紇至長樂，深入溪洞，其妻為白猿掠去，後來得救回去，生一子，“厥狀肖焉”。紇後為陳武帝所殺，他的兒子歐陽詢，在唐初很有名望，而貌象獼猴，忌者因作此傳；後來假小說以攻擊人的風氣，可見那時也就流行了。

到了武則天時，有張鷟做的《游仙窟》，是自叙他從長